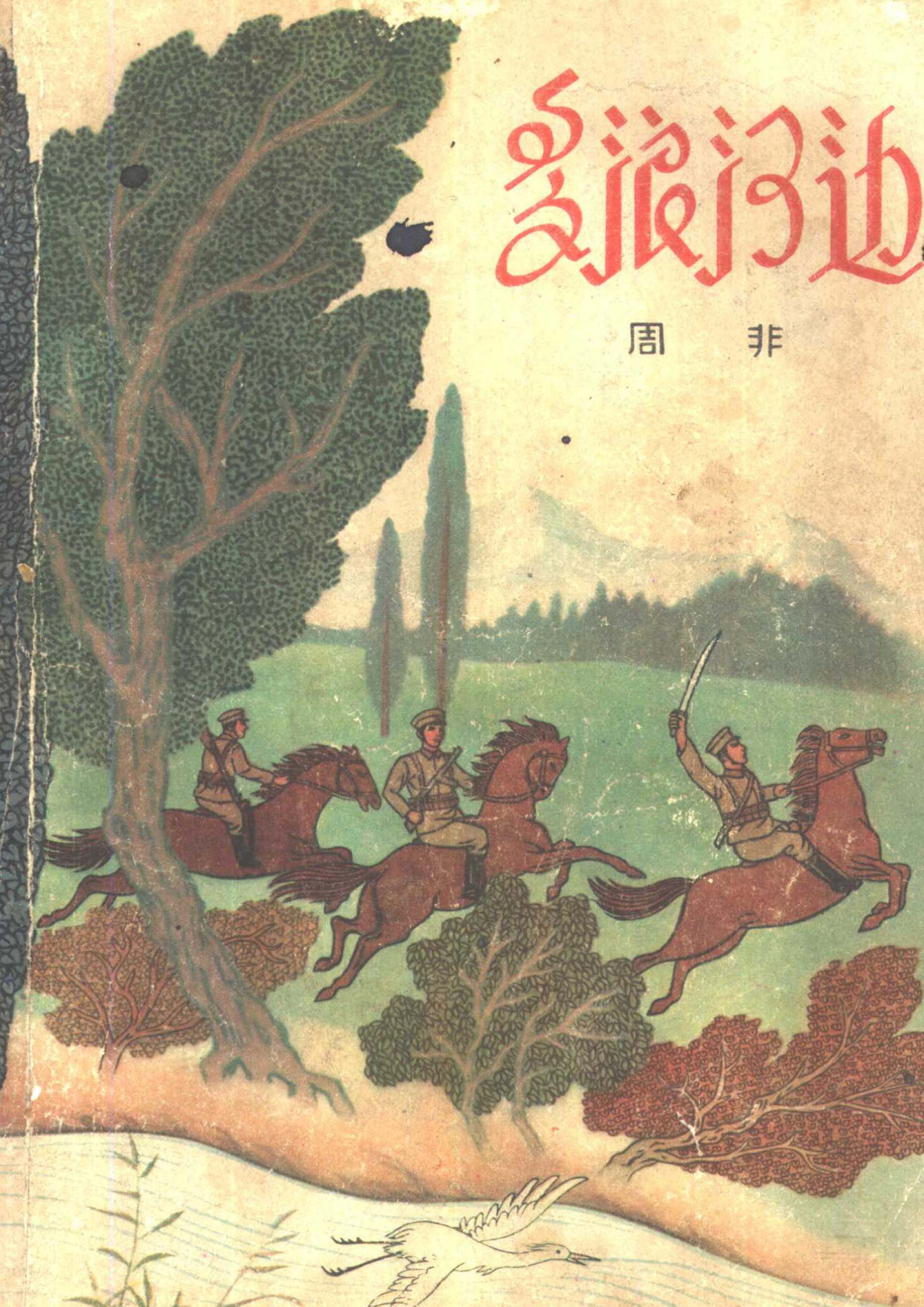


# 边河浪多

周 非







# 多浪河边

周 非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1



# 多 浪 河 边

著 者 周 非

\*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证出004号

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\*

开本：850×1156毫米 1/32 印张：16 3/4 插页：平2 精5 字数：270,080

1961年10月第1版 1961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,000册（内精装1,000册）

统一书号：10078·1774

平装定价：（八）1.65元

精装定价：（八）1.80元

## 內 容 提 要

《多浪河边》是一部反映新疆维吾尔族人民生活与斗争的长篇小说，分为上下两部。

这部长篇小说，以维族青年屠农哈得尔的成长过程及爱情上的遭遇作为情节主线，描写了解放前后新疆南部多浪河地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；塑造了维族人民中先进人物形象；展现了具有民族色彩的生活、风俗画面及多浪河沿岸绮丽的风景画面。

# 上 部





## 楔 子

多浪河从天山南麓流向塔里木盆地，在离塔里木河五十多公里的地方干涸了。这条河所走的道路是很任性的：弯弯曲曲，东折西转。它的两岸，是那一丛丛的稠密的小篱笆房子。它的不规则的大小支渠，就象人身上的脉絡，遍布大野，使它所流经的数百里长、几十里宽的地带，成了一片葱茏青翠的绿洲。河流两岸的平原，盛产着稻谷、棉花、小麦，还有那令人垂涎的甜瓜、苹果、紫色的和白色的大葡萄。人，喝着它的乳汁，田园吮吸着它的乳汁，它把它的全部血液一滴无存地贡献给大自然，一直到全身干涸为止。

居住在河两岸的许多维吾尔族农民，把这条河亲热地称做“阿邦”<sup>①</sup>。但是，在过去反动统治的年代里，人们也曾经憎恨过这条河，因为它哺育了不少的恶霸和地主——那些专吸农民们的血液过活的“肉都帕衣”<sup>②</sup>们。农民们把多浪河的水灌进地主们的地里，使那些土地上的庄稼年年丰收，但他们却年年在饥饿线上挣扎。农民们的汗水和眼泪滋润着这片受难的土地；酿成了多浪河仇恨的波涛。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，在这条美丽的河的

两岸流傳着，鼓舞着被压迫的人們起来为美好的生活而斗争。

多浪河阿邦啊！年年唱着悲憤的歌，反抗的歌！

一九五六年盛夏，我坐着一輛馬車，沿着多浪河青翠的、彎曲的林蔭道奔馳着。

我的旅伴是一个身材魁梧的維吾尔青年，他是属于附近一个部队农場运输队的。他穿着一身黄色的布軍服，脚上穿着长統皮靴，腰里扎着皮带。軍人的装束使他显得十分精悍和威武。他凸出的額角，高聳的顴骨和尖削的鼻子，使他的一双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。两撇小胡子，衬着洁白的牙齿。在他平削的左腮边連着左嘴角的地方，有一个紅色的伤疤。这个伤疤，好象被灵巧的手指輕輕地把皮肉抓了起来，而且在中間打了一个結，使周圍形成了一圈輻射形的皺紋。这个該死的伤疤，把他那非常英俊的臉型弄得稍为向左边歪了一点。

他坐在車上，把鞭子夹在两腿間，两手几乎不停地卷着莫合烟。我心想：这个維吾尔旅伴一定不会說汉族話，而我这个汉族人也懂不了几句維吾尔話，交談恐怕是沒有希望了。他的那块伤疤，也不过是由于好斗或什么不幸的事件所遺留下来的痕迹而已。

我愁苦着，这漫长的寂寞的旅途該怎样打发呢？

“同志，抽根莫合烟吧！”突然，我的旅伴伸出他那粗大的手，递給我一支卷好的莫合烟。啊？他的汉話讲的很流利呀！

“抽吧，这是伊犁貨！”他微笑着說。

---

① 阿邦：母亲。

② 肉都帕衣：維吾尔族民間傳說中的惡魔，依附在人的身上，吸人血过活。



“啊，同志，謝謝……”我坐正了身子，把莫合烟接了过来。

“你不会寂寞的。”他細眯着两只深陷的小眼睛，大笑着。由于咧着嘴，他的臉型又变成另一种样子了；两只急剧地震动着的眼睛里，跳跃着火星子。

“同志，你不会是伊犁河畔的人吧？”我問他。因为我知道新疆解放后，原来坚持在伊、塔、阿三区的民族革命軍<sup>①</sup>有一个师进驻天山南部。不久，这些身經百战的老战士，大部分和汉族解放军战士一道就地轉业，参加了农业生产建設工作。

“等一会，这个我会告訴你的。”我的同伴微笑着說。

馬蹄敲打着多浪河岸上的石子，車身微微地顛簸着；河水发出了輕微的、有节奏的、冲击堤岸的声音。綠柳丛中，一些不知名的小鳥在啼叫着。

我們都沉默下来。我的情緒逐漸低落，大睜着的眼睛，由惊奇变为安詳，最后困乏地閉上了。

“喂，同志！”

我被一陣低微的叫喚声和有力的搖晃惊醒过来。我的同伴显然有些激动，他伸出左手，指着多浪河对岸的一座被高大的钻天楊圍圈起来的庄院。那座庄院的周圍，稀零不拉的散布着一

---

① 三区民族革命軍：一九四四年，伊犁、塔城、阿勒泰三个专区的各族人民，在当时的国内外革命斗争形势的影响下，由阿合买提江、阿巴索夫等受到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人們的領導，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、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統治的民族解放革命运动。这次起义，推翻了国民党压在三区人民头上的反动統治，解放了三区各族人民。民族革命軍就是起义的人民編成的革命武装。这些民族部队在当时三区革命政府的领导下，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数年的英勇战斗，一直到一九四九年新疆和平解放。民族革命軍和关内人民解放军胜利会师后，即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。

些新修起来的刷着白垩的小土屋。

“看見了嗎？”我的同伴仍然微笑着說，“你不是問我是哪兒人嗎？看，我就是在這兒長大的。”

“啊，你的家在這兒？這是你的家嗎？”我驚奇地問，“那麼，咱們得在這兒尝尝你家的新鮮葡萄了！”我的情緒馬上活躍起來。

“同志，那是過去的事啦！現在這兒已沒有我的家。”他大笑着用他的大手在我的肩膀上用力一按，“你要是在我們農場多呆幾天，請你到我的家里去玩玩。咱們快點趕路吧，我的任務緊張得很——呵、呵……”他用力鞭打着轅馬，車子劇烈地搖晃起來。

他和我沒有再談一句話，他只顧緊急地趕着大車朝前奔馳。

雖然這樣，我還是仔細地觀察了那所令人感覺稀奇的莊院：白色的牆壁在綠蔭中閃動，門前大樹上掛着一塊白底寫着黑字的木牌，是維吾爾文還是漢文看不清楚。現在看來，那座莊院好像是一個區政府或鄉政府，甚或是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辦公地點。當然，不難看出，那座莊院解放前是屬於一家大地主的。那麼，我的同伴怎麼會是在那兒長大的呢？不會是個長工吧？也許是的。

我的同伴還是沉默着。顯然，眼前的景物使他想起了什麼，不管我流露出怎樣驚奇的表情，他一點也不理睬我了，只是不停地揮動着鞭子。我觀察了一會，沒趣地拿草帽蓋住頭，又睡起覺來了。

我曾經聽過維吾爾族著名樂手的热瓦甫獨奏；鏗鏘跳蕩的彈撥爾<sup>①</sup>演奏我也欣賞過。現在，我的耳邊不斷的迴響着這些

---

① 热瓦甫和彈撥爾都是維吾爾民族弦樂器。

美妙的声音：热瓦甫的低沉苍劲，弹拨尔的愉快清脆，忽近忽远的鸣响着。不，是多浪河的水声？是白杨树上吹过的风声？不是，都不是。哦，是我的耳朵在嗡嗡地响？也不是。是歌声。对了……马车的剧烈震动使我醒了过来。

多么动人的歌声呀！它表达着什么？是战斗？是爱情？是愤怒？是将要爆裂的火花？都不是。这歌声使我想起了孔雀河碧蓝的河水，想起了月光下闪着蓝光的天山雪峰，想起了辽阔的原野上的羊群，想起了葡萄架下的翩翩舞姿……我不愿打断这诗一样美的歌声，一动不动的躺着，静静地聆听着。

他唱的歌太好听了。我知道维吾尔人中有许多象他这样的歌手。我的旅伴还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嗓子，我是挺高兴的。

时间过的很快，我来到农场已经一个多月了。由于事情太忙，我差不多把我那位旅伴给忘记了。也可能他经常出差，一个多月，我连一次也没有碰见过他。不过我却打听到了一些关于他的情况。他的名字叫哈得尔，现在是运输队的一个排长，工作很出色，参加过三区革命，是一个坚强的、光荣的共产党员。他的老家就在多浪河边的阿英克尔村，参加革命前在地主家里当长工。现在，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还有一个孩子。

不久，古尔邦节<sup>①</sup>来到了。在节日的前一天晚上，我有事经过运输队驻地，只见路旁的一所大屋子里灯火辉煌，有好几十个人在里面乱嚷乱叫。我听不懂他们叫嚷些什么，但可以知道他们是在开晚会。由于我挂念着我的旅伴，便走到门口，朝里面瞻望起来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古尔邦节：维吾尔族一年中最大的节日，犹如汉族人过春节一样。

屋子中央摆着几张桌子，桌子上放着几只酒瓶，凌乱地堆着一些刚成熟的、还有些发绿的苹果和葡萄。屋子里充满了莫合烟、酒和汗水的混合的味道。屋子中间站着一个人，背对着我。很清楚，他是被大家拉出来表演节目的。这个人摇了摇头，挥着手，说着什么，表示拿不出什么来。我透过烟雾，在许多面孔中开始寻找我的旅伴。就在这时，这个高个子突然转过身来。啊，这不正是我的旅伴哈得尔吗？现在，他的脸型由于欢笑，又添上了几条有趣的线条。他的手中拿着一支短短的、闪着金光的铜笛。他举起笛子，把它放在嘴唇下面。

房子里的吵闹声瞬息沉静下来。

笛声微弱得象蜜蜂煽动着翅膀，由微弱到低沉，由低沉忽又转为高亢，而且发出了连续的颤音，象杂技演员翻着节节的软梯一样，一直翻到最高层。这是跳跃的麻雀，这是深情的百灵鸟在歌唱；又象平静的河水声，深沉而开阔。我的心在收缩着。多么熟悉的曲子！不错，这正是我的旅伴在路上唱过的那支曲子，不过这时是用笛子吹出旋律。看来，他吹笛子比唱歌还要高明得多。

“亚克西①……”一阵掌声和叫好声把我惊醒过来。我的旅伴用笛子在空中挥了一下，大步走到旁边去。

我决心趁祝贺节日的机会去拜访哈得尔。

我的朋友和他的妻子阿娜尔汗热情地接待了我。在这个愉快的假日里，我们一块吃着大块的抓羊肉，喝着发酸的、有些儿浑浊的葡萄酒，抽着莫合烟，尽情地交谈着……

---

① 亚克西：维吾尔语好的意思。



## 第一章

### 阿英克尔的枪声

一九四五年夏季的一天。

太阳已经偏了西，多浪河两岸一片静寂。高矮不齐的钻天杨、柳树、沙枣树和那些果园、葡萄架，还有用刺柴编成的篱笆、盘绕在篱笆上的藤蔓，还有那开着白色喇叭花的葫芦架……隔离了这里的一户人家。只有那些深陷在苦豆草、甜甘草和芦苇深处的人行小道，才又把各家各户连接起来。要是你站在东边二十里地的高地戈壁向这里了望，这一片看不到头的绿洲，郁郁苍苍，象一条波浪起伏的河水，在阳光下闪耀着翠绿、金黄的光芒。

多浪河粼粼的清波拍击着堤岸，夕阳把右岸边浓密的树影抛到河心。树梢上吹过一阵轻柔的、傍晚的微风。

阿木提老大爷双手拄着棍子，坐在家门口的土台上。他的五岁的小儿子土逊，穿着一件又脏又破的小汗衫，光着屁股，挂着鼻涕，在葫芦架下玩石子。阿木提老大爷今天是忍着最大的痛

楚、几乎是爬着从土炕上挪到门口的。他的两条腿由于过度劳累和患风湿症而瘫痪了。四年前，他的老伴——哈得尔的媽媽死去了。接下来，他的腿又得上了严重的风湿症，使他完全失去了活动的 ability，在阴暗的土屋里，整整地躺了三年。今天，这该死的哈得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，足足半天没有到克拉木巴依<sup>①</sup>家去干活。巴依家的丫头阿娜尔汗已来过两次了，說巴依在大发雷霆，要打断他的腿呢！阿木提老大爷怎么能躺得住呢？他没有能力去找哈得尔，他的精力只能支持他爬到门口，就是能够坐一会儿，也全依靠了他的拐杖。但是，儿子在哪里呢？

老人寬闊的額头上，布滿了忧悒的皺紋。他的眼睛已經不大管用，只看見他那两条特別长的眉毛在一动一动的。他用勁地眨巴着眼皮，从葫芦架的侧面向多浪河边眺望，但濃密的树木却遮斷了他的視綫，夕阳的金光更使他的眼睛迷糊起来。

“土逊，”老人喘息着喝斥起来，“哈得尔呢？找他去！”

“沒有，找不到……”小土逊撅着嘴說。

一陣細碎的、赤脚触着地面的脚步声傳到了老人的耳朵里，阿娜尔汗又来了。

姑娘默默地望着老人。她的两只大眼睛在长睫毛下象凝固起来了一样；她那倔强的、微微向上翹起的嘴唇紧紧的閉着。花裙子已經旧得褪色了。她的头发很黑很亮，編成了两条辮子，柔軟地搭在她的肩膀上。一顆綠豆那么大的黑痣鑲嵌在她的鼻梁下面。全身坚实的肌肉，表示它在用它坚强的生命力，抗住了压在她身上的一切重負。她在克拉木巴依家是处在一个奴隶的地位，这个地位并没有使她失去应有的青春的活力。她象一棵美

---

① 巴依：有錢人，即地主。



丽的钻天楊，頑強地生活下来了。現在，她双手按在胸前，走到老人的面前，跪了下来，然后用两手抓住老人的拐杖，說道：

“老大爷，巴依正在发脾气呢！怎么办呢？”她用乞求的眼光看着老人。

“誰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？这野家伙！土逊已經去找过，找不到……該死的……”老人抬起手向多浪河一指，“你再去找一找吧，看是不是在河边？”他弓起腰，打算爬回屋里去。阿娜尔汗連忙上前扶住了他。

“巴依今天請了亚森阿訇<sup>①</sup>来过节，天快黑了，阿訇还不来，巴依要叫哈得尔去接。”她边說边把老人扶进屋去，安頓他睡下，然后走出屋外，随手关上門，拉着小土逊，急遽地向多浪河边走去。

阿娜尔汗的心情一直是忧郁、沉重的。她沒有享受过父母的愛撫；她自己不知道、就是別人也很少知道她是怎样在克拉木家当了了头的。五岁以后，她就背水、燒火、洗衣服，十二岁以后她就开始象大人一样的劳动了。她現在已經十六岁了。她对自己的生活道路曾經想过很多，但从各方面看来，她所有的想望都是无法實現的。只要她走不出克拉木巴依家的大門，幸福就永远不会来到她的身边。她期待着的幸福是些什么东西，她自己也是茫无所知的。但她却仍然在一种渺茫的期待中生活着……

阿娜尔汗很会跳舞，村子里的人都夸贊她的“手鼓舞”跳得很好。跳这种节奏很快的舞蹈时，她灵活机敏的两只小脚——这两只脚差不多常常赤裸着——有节奏地点着地面，身子快速地旋轉着，两条辮子在脑后平直起来，花裙鼓得圓圓的，象要飞

---

① 阿訇：伊斯兰教的宗教职务。

了起来一样。

一陣清脆的笛声，钻进了她的耳朵。

“該死的家伙！在这里呢！”她拉着土逊向笛声傳來的地方奔去。

多浪河发出輕微的喧囂声，給美妙的笛声用低音和中音伴奏着。哈得尔臉朝着河，背靠在一棵大樹干上，正坐在那里吹笛子。他赤裸着脚，穿着一条又窄又短的白土布褲子，褲脚剛剛盖住膝盖。上身穿着长长的衬衫，一条旧腰带束在腰里，紅褐色的胸膛完全袒露着。他的头发剛剛剃过，发根上浸着汗水，发着亮。阳光映着笛子——这是一支黃銅的短笛子，一閃一閃的。

“哥哥，哥哥……”土逊首先迎了上去，向他叫着。但哈得尔却象沒有听见一样，头也沒有回一下，仍专心地吹他的笛子。

“哈得尔……懶鬼！”阿娜尔汗生气地喊了一声。

年輕人还是沒有动。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音乐里了，笛子仍然貼在嘴唇上，指尖儿迅速地在笛子上跳动。

他們走到他跟前，哈得尔只用眼角斜瞪了他們一眼，臉上掠过一絲冷笑。

“哈得尔，你傻了嗎？”阿娜尔汗跳到他的身边，一把搶过他的笛子来，“我找你都快找瘋了！巴依叫你去接阿訇，听见了嗎？快点！”

不听话的哈得尔，把十个指头絞在一起，反而悠閑地躺到草地上去，两只深陷的、炯銳的眼睛，不住地震动着，嘴里喃喃地说：

“天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？古尔邦节，总該歇歇呀！”他的眼睛望着河水，繼續說：“哼，我要割断这个老杂种的咽喉，总有那么一天的……”

“光在这里說大話，你敢动人家一根毫毛？”阿娜尔汗看着他

那滿布汗污的臉，心里的气早平息了一半，“赶快去，不去不行！你知道吗？快呀！”她跺着脚，无可奈何地、焦急地说。

哈得尔好象完全无动于衷，他倏地坐起来，嘴角上露出了一种令人难受的嘲諷的笑紋，他搖了搖頭說：

“哼，你也管着点自己吧——教訓人来啦！”

“好，哈得尔！那你就坐在这里别动吧！我管着自己哩，你还是也管管你自己吧，皮鞭抽来，看是誰受罪！”阿娜尔汗伤心地又跺了一下脚，把笛子扔在地上，轉身跳下河堤。小土逊迟疑地站了一会，望望他的哥哥，也跟着阿娜尔汗跑去了。

“啊，我的女巴依，我就回去！我看你也快成巴依了！哈……哈……”他跳起来，两手插在腰带上，大声地说。但阿娜尔汗已經跑远了，多浪河的水声，掩盖了他的声音。

哈得尔向远远走去的阿娜尔汗凝視了好一会，然后拾起了銅笛，迈着迟緩的步子，向村子走去。

哈得尔今年十九岁了。三年前，他的父亲由于两腿瘫痪，不能給克拉木巴依家繼續干活了，当时，十六岁的哈得尔就接替了他的父亲，开始了正式的雇工生活，給巴依当奴隶了。在这之前，哈得尔就跟着父亲給巴依干过些杂活和小零活。当巴依高兴的时候，容許他吃上一頓飯；如果巴依不高兴，看見哈得尔跟随他的父亲一起在厨房里吃飯时，就会一面用皮靴狠狠地踢哈得尔的腿弯子，一面怒吼道：“小叫花子，你給我打零活，只不过是帮你老子的忙，你們两个干的活加在一起，还頂不了别人一个人干的。你老子吃我的飯，拿我的粮食，就算我克拉木讲人情，哪里还有你吃的？我怎么能干这賠本的事，嗯？”他說着，就会用手揪住哈得尔的耳朵，把他推到門外去。

阿木提老人也早就打过其他的主意，比如租几亩地，或者干